

張鳳翼戲曲集



〔明〕張鳳翼撰

隋樹森 秦學人 侯作卿 校點

張鳳翼戲曲集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李復波

張鳳翼戲曲集

〔明〕張鳳翼撰

隋樹森 秦學人 侯作卿 校點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橋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13¹/₂ 印張·6插頁·241千字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冊 定價：17.00元

ISBN 7—101—01094—6/I·188



紅拂記卷一

第一齣 傳奇大意



紅拂傳不忠取
顯公行或曰開
不長法多所止

句後

青玉案

上木

人生南北如岐路世事悠悠等風絮

造化小兒無定據、離來覆去、倒橫直、豎眼見都

如許、時來有志須遭遇、却笑風流賦、枯樹、坎

止流行應不數、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一曲飛觴

獨

試問後房子弟、今日搬演誰家故事、那本傳

紅拂記

明吳興凌氏刻本《紅拂記》



《紅拂記》第十齣



新刻出像音註點板徐孝克孝慈祝髮記上卷

書坊對溪富春堂

○第一折開場

千秋歲朱云華堂芳宴。勝賞知無限。金鑷奏珠喉轉香

生叢桂幕。舞動桃花扇。湘簾捲。十洲三島人間見。聲

正應伴。調古何須艷。孝慈事。當敷演。感揚今耳聰。仿

佛前難傳。與起處。不須辭。開書卷。末問內應科。今

祝髮記木云便知大義。

萬年歡朱云國士徐君與賢妻戚媛百年姻眷同奉慈

親何意忽遭兵變升斗不充供膳况玉粟價騰千貫

明富春堂刻本《祝髮記》



《祝髮記》第十九折

敷演家門

新刊音註出像齊世子灌園記卷之一

西漢

司馬子長

析傳

大明

張伯起氏

彙編

金陵

唐富春堂

梓行

第一出 末上開場

東風齊着力華屋珠簾壽山福海別是風烟玉
觥滿泛正好醉瓊筵多少賞心樂事笙歌沸似
聽鈞天新聲奏一翻金縷不改青編把往事演
齊燕嘆忠臣慷慨孝子述遭竄身灌漑替地結
良緣幸有宗英爲將出奇計坤轉乾旋摧強敵

舌校竊符記上卷

第一齣

詞宋開禧元年

中上

新書
中書

本上
有
其
實

實
其
實

第二齣

瑞鶴仙

心儀過朱

夜態微行

新刻出像音註花將軍虎符記上卷

金陵書坊富春堂梓

○第一折

賀聖朝

宋道

漏斟綠酌耐寶主看當筵歌舞

明主忠臣

賢郎烈婦無論姓古○風前慷慨酒邊擊節座上

揮塵土何處遙詞敢芳妍唱湧汗樽俎○後房千言今

故事印樣戲文內應云今日數末云○原來這本廟宇

海屯孝節義花將軍虎符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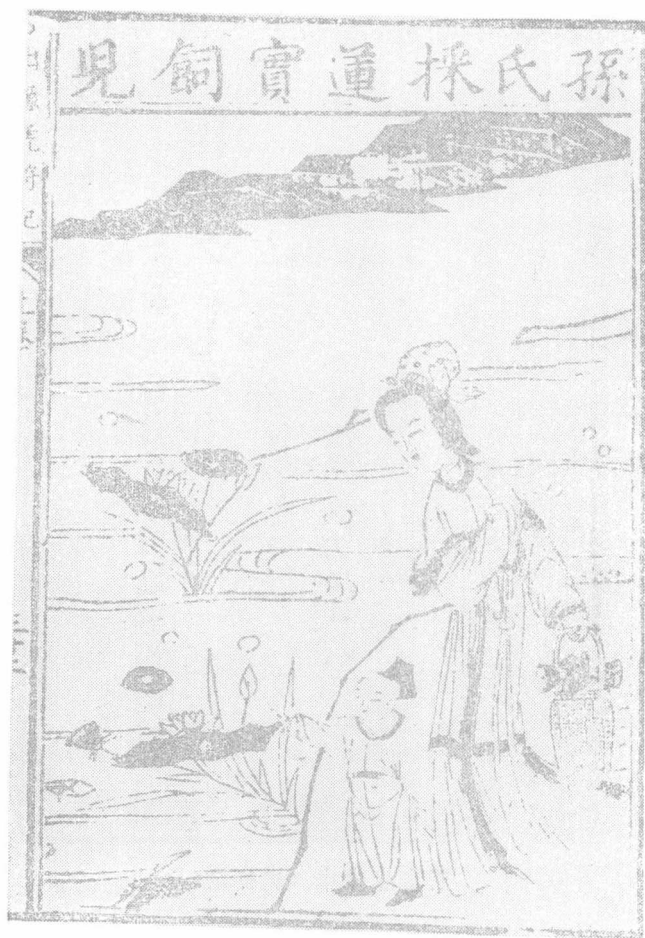
千秋歲引

又通今風雅治懷遠

花雲將妻卻氏出守太平曹運

繞臨任寇兵至江水漲孤城曠壘許邦侯王會院

明富春堂本《虎符記》



《虎符記》第二十一齣

校輯說明

一、張鳳翼（一五二七——一六一三），明代戲曲作家、文學家，字伯起，號靈墟，別署靈墟先生、冷然居士。江蘇長洲（今江蘇蘇州）人。與其弟獻翼、燕翼並有才名，被稱爲「三張」。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與燕翼皆中舉人。張鳳翼四上春官報罷，遂放棄仕途之路，杜門不出。他雖擅長詩文翰墨，卻恥於以詩文翰墨交結權貴，而以賣字自給。張鳳翼喜度曲，自朝至夕，鳴鳴不離口。他曾與其次子合演《琵琶記》，自飾蔡伯喈，其子飾趙五娘，雖觀者填門，而他竟毫不在意。晚年尤好撰樂府新聲，頗受人們喜愛。張鳳翼著作甚富，有《文選纂注》、《處實堂前集》、《處實堂後集》、《四書句解》、《瑞蘭閣景行錄》、《清河逸事》、《自訂年譜》、《海內名家工畫能事》、《國朝詩管花集》；另有《敲月軒詞稿》，久已散佚。還有傳奇《紅拂記》、《祝髮記》、《灌園記》、《竊符記》、《虎符記》、《虞彥記》，合稱《陽春六集》，現存前五種。據傅惜華《明代傳奇全目》著錄，尚有《平播記》、《蘆衣記》、《玉燕記》三種，均無傳本。《羣音類選》中收錄《虞彥記》九折曲文，是否張氏之作，尚有待詳攷。故作爲附錄附於卷末。

二、《張鳳翼戲曲集》包括張氏劇作五種，

（一）《紅拂記》

（二）《祝髮記》

（三）《灌園記》

(四)《竊符記》

(五)《虎符記》

(六)附錄：《虞彥記》

三、戲曲五種的底本及其校勘所用的各本：

- (一)《紅拂記》：以較為完善的明末吳興凌氏校刻朱墨套印《紅拂記》為底本，校以(1)明萬曆金陵繼志齋刻《重校紅拂記》，簡稱繼本；(2)明萬曆杭州容與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評紅拂記》，簡稱容本；(3)明萬曆蕭騰鴻刻《鼎鑄紅拂記》，簡稱蕭本；(4)明末汲古閣刻《紅拂記定本》，簡稱汲本；(5)民國初年貴池劉氏輯刻《暖紅室彙刻傳劇》本《陳眉公批評紅拂記》，簡稱暖本；(6)一九五四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據一九三五年開明書店版校訂重印《六十種曲》本《紅拂記》，簡稱開本。凡六本相同，稱「各本」。
- (二)《祝髮記》：以現存最早的明萬曆金陵富春堂刻《新刻出像音註點板徐孝克孝義祝髮記》為底本，校以明萬曆金陵繼志齋刻《重校孝義祝髮記》，簡稱繼本。
- (三)《灌園記》：以現存最早的明萬曆金陵富春堂刻《新刊音註出像齊世子灌園記》為底本，校以(1)明末汲古閣刻《六十種曲》本《灌園記》，簡稱汲本；(2)一九五四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據一九三五年開明書店版校訂重印《六十種曲》本《灌園記》，簡稱開本。

(四)《竊符記》：國內流傳的係清鈔本，明刊環翠堂刻本在法國，未見，此用一九八二年(昭和五十七年)日本思文閣出版的《中國戲曲善本三種》中影印的神田喜一郎所藏明萬曆金陵繼志齋刻

《重校竊符記》爲底本。該版本係現存最早的版本，在國內首次校點出版。

(五)《虎符記》：因流傳的均係清鈔本，故僅據明萬曆金陵富春堂刻《新刻出像音註花將軍虎符記》校點。

(六)《虞彥記》：據《羣音類選》本、《虞彥記》散齣曲文校點。

四、本集係現存張鳳翼劇作的校點本，力求保持原貌，以供研究者參考，故對其中明顯表現歷史局限性的詞句，亦不作刪節。校勘以有助於文字的瞭解，或有參考價值者爲限，着重改正底本文字的訛、脫、衍、舛。故正俗字、古今字、同義字等，不盡出校。

五、凡底本文字與別本相近或間有差異文字均可講通者，別本文字較優者酌情出校。底本文字明顯錯誤又無別本參照者，逕改，出校說明。別本文字明顯屬訛、脫、衍、舛，而底本不誤者，一般不出校記。

六、所有校記均標明註碼，附於各齣之後，以便參閱。

七、卷首附載的插圖和書影，皆從《古本戲曲叢刊》本和《中國戲曲善本三種》本中選出，使讀者對原書刊印格式窺豹一斑。

八、校點中倘有錯誤之處，敬請讀者教正。

校點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

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九)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二〇)虬，乘蹇驢而來。投革^(二一)囊於爐前，取枕欹卧，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親^(二二)刷馬。張熟視其面^(二三)。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檢衽前問其姓。卧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二四)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二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二五)，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幸^(二六)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二七)囊，取一人頭並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

「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靖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虬髯曰：「吾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弈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弈，虬髯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弈，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